

烏克蘭與俄羅斯經貿關係的變遷與展望*

魏百谷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烏克蘭與俄羅斯於 2012 年慶祝兩國建交二十週年，烏克蘭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一向被視為親俄派，前任總統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則較親西方，因此，本文嘗試探究烏克蘭總統對於俄國的態度，是否影響烏俄雙邊的經貿關係。其次，試圖探析俄國如何操作經濟槓桿，影響烏國的政策。本研究發現，立場較為親俄的亞努科維奇自 2010 年接掌總統之後，烏國對於俄國市場的出口依賴程度，呈現加深的趨勢；另一方面，俄國對烏克蘭的直接投資，亦呈現增長的態勢；整體而言，不論在貿易、商業以及能源等層面，均可看到俄國資本在烏克蘭的佈局。再者，莫斯科運用「紅蘿蔔與棍棒」的策略，左右基輔政策的走向，一方面以經貿誘因，強化與烏克蘭關係，另一方面則以能源，箝制烏克蘭，以防烏國脫離俄國的勢力範圍。

關鍵詞：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經濟槓桿、烏克蘭、俄羅斯

* 本文初稿於 2012 年 6 月 2 日「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宣讀，會中承蒙評論人洪茂雄教授惠賜寶貴意見；此外，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指出拙文不足之處及修正建議，謹此，深致謝忱。

壹、前言

位處東歐中間位置的烏克蘭，面積為 60 萬 3,700 平方公里，¹人口約 4,587 萬人 (WTO, 2012)。烏克蘭與俄羅斯於今 (2012) 年慶祝兩國建交二十週年，烏克蘭東鄰俄國，因此，烏國外交政策的走向，尤其是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與否，攸關俄國的國家安全與戰略佈局，對俄國來說，烏克蘭是俄對外政策的重點國家，俄烏關係亦影響著俄國與獨立國協地區的關係 (MID Rossii, 2007)。普欽 (Vladimir Putin) 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烏國由親西方的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擔任總統，當烏克蘭亟欲投入西方陣營之際，俄方旋即提高天然氣價格，甚至切斷天然氣供應，以為警告。2005 年底，俄羅斯國營天然氣工業集團 (Gazprom) 要求提高銷售至烏國的天然氣價格，烏國拒絕此漲價的要求，接連談判的破局，導致俄方切斷供氣，烏克蘭則擷取輸往歐洲的過境管線，據為己用。² 最後在西歐國家的抗議與施壓之下，俄國與烏國政府達成共識，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恢復供氣。

烏克蘭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ich) 係於 2010 年 2 月 7 日的總統大選，擊敗民主陣營的候選人季莫申科 (Yulia Tymoshenko) 女士，取得第二輪決選的勝利。基本上，亞氏被視為親俄的保守派，此次總統大選期間，亞氏甚且公開表示，當選後，不會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相較於現任總統的親俄立場，前任總統尤申科則較偏向歐美，爭取加入北約，甚或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因此，本文嘗試探究烏克蘭總統對於俄國的態度，是否影響烏俄雙邊的經貿關係；其次，本論文亦試著瞭解俄國如何運用經濟槓桿 (economic leverage)，影響雙邊關係的發展。本文由六個部分組成，除前言與結語之外，第二部分係針對兩國的政治關係，進行分

¹ 烏克蘭領土的南北距離是 893 公里，東西距離為 1,316 公里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Ukraine, 2012)。

² 由於歐盟國家所需的天然氣，約有四分之一進口自俄國，其中，約有 80% 是由過境烏克蘭的天然氣管線供輸。

析；然後，第三部分則聚焦於雙邊貿易往來的探討；接續的第四部分係探究兩國的經濟交流；第五部分則是剖析克里姆林宮如何以「紅蘿蔔與棍棒」策略，影響烏克蘭。

貳、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政治互動

俄羅斯與烏克蘭同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蘇聯於 1991 年 12 月間瓦解後，俄羅斯與烏克蘭各自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國隨後於 1992 年 2 月 14 日建立外交關係。兩國之間的主要爭議是克里米亞半島以及黑海艦隊的歸屬（Kuzio, 2007: 110-15），歷經數年的談判，雙方於 1997 年 5 月 28 日簽署「關於黑海艦隊基本協議」；並隨後於同一年的 5 月 31 日由兩國總統簽署合作夥伴條約，並承諾尊重對方主權及領土完整（MID Rossii, 2012）。事實上，烏克蘭不論在歷史、文化或社會層面均與俄國存在緊密的連結，在烏克蘭的人口中，俄羅斯裔所占的比例達 17%，全體烏國的國民，約有半數的人諳俄語（Subtelny, 2009: 647）。

綜觀烏國與俄國的政治互動，依烏國各任總統的主政時期，可分成四個階段，加以闡述。第一階段是 1991 年所選出的首任總統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總統在位時期，其執政時間是 1991 至 1994 年，此一時期，兩國除了忙於國內的政經轉型之外，在外交上，也都朝向西方，亦即發展與美歐關係，為各自外交的主軸。在此國際政經架構的影響下，該期間兩國互動的特徵是，政治衝突持續出現，因此，雙方簽署的條約亦屬有限，較重要的僅有 1993 年 1 月 15 日所簽署的領事公約（MID Rossii, 2012）。

接續的第二階段則是庫奇馬（Leonid Kuchma）任職總統期間，庫氏係於 1994 年當選總統，接著又於 1999 年順利連任，在其長達十年（1994- 2004）的任期，兩國的衝突減少，且雙方簽署數項基本條約，為兩國關係的後續發展，奠定法律的架構。雖然，庫奇馬總統主政時期，烏俄關係的發展，可謂進展與倒退，兼而有之，但整體來看，仍可視為雙邊關係穩定發展的階段（Semeniy, 2007: 125）。

回顧庫奇馬馬就任總統初期，亦即 1994 至 1996 年間，有兩大因素影響烏國，分別是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所提供的援助，以及美國的角色 (Aslund, 2009: 261)。國際貨幣基金協助烏國維持金融穩定，而美國則是協助進行「去核化」(denuclearization)。³ 此外，庫氏企圖同步改善與俄國及西方的關係，其採行的策略係以務實為本，並善用各種機會。然而，在橙色革命爆發前夕，因腐敗、涉嫌向海珊 (Saddam Hussein) 主政時期的伊拉克走私武器等事件爆發，西方國家遂與庫奇馬政府漸行漸遠，此加深了烏克蘭對莫斯科的依賴 (Mankoff, 2009: 248)。

而第三階段是尤申科總統時期 (2005-10 年)，較特別的事件，當屬 2004 年所爆發的「橙色革命」。⁴ 在橙色革命之前，烏克蘭在東西方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加入北約的和平夥伴計畫，及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為抵制莫斯科支配而組成的古阿姆 (GUUAM) 集團；⁵ 另一方面，烏克蘭依然是獨立國家國協的成員國，並且烏國國會 (Verkhovna Rada) 於 1998 年通過的烏俄友好合作條約，仍持續維持運作。然而，橙色革命之後，⁶ 加強與歐美的關係，則成為烏國的外交重心 (Mankoff, 2009: 247)。與此同時，俄烏關係亦發生了轉變，對照 2004 年期間，當時的俄國總統普欽同庫奇馬總統會見的次數高達 12 次，但橙色革命後，總統普欽刻意將高層接觸降至最低，舉

³ 「去核化」係指移除蘇聯時期部署在烏國境內的核彈及其相關核設施。

⁴ 2004 年總統大選因爆發嚴重的選舉舞弊，引發人民上街抗議。斯時，橙色旗幟及圍巾飛揚於民主派的示威抗議場合，人民的力量終獲勝利，烏國憲法法庭判決該次選舉無效，而重新辦理大選，並由領導橙色革命的尤申科取得勝利，於 2005 年元月就任總統，此即所謂的「橙色革命」。

⁵ 古阿姆 (GUUAM) 集團先是由喬治亞 (Georgia)、烏克蘭 (Ukraine)、亞塞拜然 (Azerbaijan) 以及摩爾多瓦 (Moldova) 四國組成的組織，至於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係後來才加入該組織 (GUUAM, 2012)。

⁶ 橙色革命後，烏克蘭的國內情勢呈現嚴重分歧的情況，特別是在工業化程度較高、講俄語的東部地區 (含克里米亞半島) 以及主要以農業為主、講烏克蘭語的西部地區。關於烏克蘭政治勢力分裂成兩大陣營，西方分析家通常依文化地理特性，亦即以第聶伯 (Dnepr) 河為劃分東烏克蘭與西烏克蘭的文明分界線。然而，烏國學者基可倩軻 (Viktor Kiktenko) 認為，其劃分的界線，應該是依烏克蘭各地區「去蘇維埃化」(摒棄蘇維埃社會經濟制度) 的發展進程。雖然，蘇聯已解體，主宰國家政局的蘇聯共產黨亦已不復存在，但烏克蘭在揭櫫民主價值之際，實質仍受先前蘇維埃治理模式的影響 (Kiktenko, 2007: 158)。

例來說，2005 年普欽僅同烏國總統尤申科有過一次會面。接續的 2006 年，兩人同樣僅會談過一次（Aslund, 2009: 263）。

第四階段則是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當政的階段，相較於前任的尤申科總統，當今的亞努科維奇總統對俄國的態度較為友好，而莫斯科當局亦對他寄以厚望，渠甫於 2010 年 2 月 25 日宣誓就任，當時的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隨即於 4 月 21 日，前往烏克蘭東部城市哈爾科夫（Kharkiv）訪問，⁷並與烏國總統亞努科維奇會晤，雙方簽署「俄羅斯黑海艦隊在烏駐紮問題協議」。接著，俄總統梅氏又於同年 5 月 17 日前往烏克蘭基輔進行為期兩天訪問，與烏總統亞氏商討兩國能源問題，並簽署能源合作協議以及發表聯合聲明。接續則是烏國總統亞努科維奇的回訪莫斯科，總統亞氏訪俄期間，除與俄總統梅德韋傑夫舉行會談，雙方並簽署六項合作協議，合作的範疇涵蓋政治、農業、交通、軍事、航太以及能源等領域（MID Rossii, 2012）。

叁、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貿易往來

烏克蘭脫離蘇聯獨立，有兩層意義，其一是文化及政治的解放；其二是重享經濟自由，基輔當局認為蘇聯時期實施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是集經濟大權於莫斯科，任由莫斯科剝削各加盟共和國經濟利益的制度（Lambroschini, 2011: 2）。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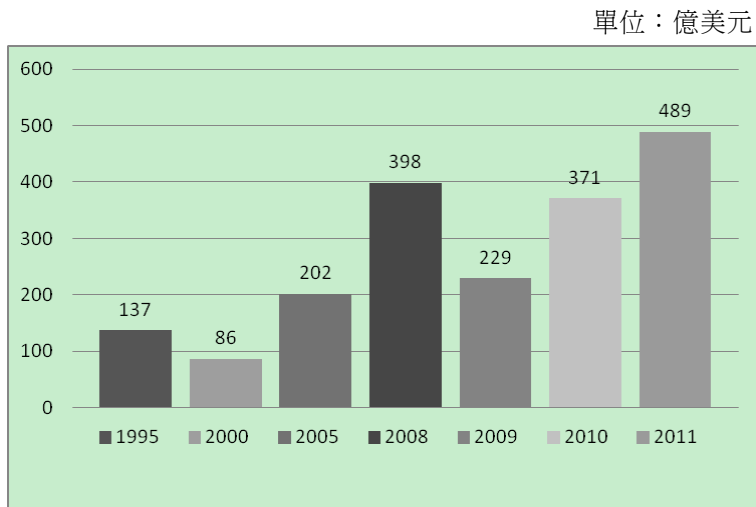
先就對外貿易的總體面來看，烏克蘭 2010 年的商品輸出額為 514 億 7,800 萬美元，前五大的出口市場，分別是排名第一的俄羅斯，占總額的比重達 26.1%，其次是歐盟，所占的比例是 25.4%，第三則為土耳其（5.9%），排名第四的是白俄羅斯（3.7%），第五名則為印度（2.8%）；主要的三大類出口項目，依序是工業製品（占 63.6%）、農產品（20.3%）、燃料和礦

⁷ Kharkiv 烏克蘭東部的城市，人口約 152 萬人，是哈爾科夫省（Kharkiv oblast）的行政中心，位居貿易路線的要衝，東鄰俄國，西連烏克蘭中部，南通高加索地區及黑海（Kohut, et al., 2010: 242）。

⁸ 然而，就在烏克蘭揭除莫斯科經濟桎梏的同時，兩國歷經數十年建構而成的產品生產網絡，亦隨之崩解，由於俄烏生產鏈的裂解，導致烏克蘭獨立初期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

產品 (15.2%)。至於商品進口的部分，該年的輸入額達 609 億 1,100 萬美元，排名前五名的進口來源國，依次是俄羅斯，占總額的比例達 36.5%、歐盟 (31.4%)、中國 (7.7%)、白俄羅斯 (4.2%) 以及美國 (2.9%)；主要的三大類進口項目，分別為工業製品 (52.8%)、燃料和礦產品 (35.7%)、農產品 (10.3%) (WTO, 2012)。

其次，再就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貿易情況來看，根據俄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兩國貿易總額分別為 1995 年的 137 億 6,600 萬美元，2000 年是 86 億 7,500 萬美元，2005 年為 202 億 2,100 萬美元，2008 年則成長至 398 億 2,100 萬美元，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衝擊，貿易額衰退為 229 億 6,700 萬美元，2010 年又恢復至 371 億 8,700 萬美元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of Russia, 以下簡稱 FSSSR, 2011)，去 (2011) 年更創下 489 億 5,182 萬美元的歷史新高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以下簡稱 SSCU, 2012a) (參見圖 1)。



資料來源：整理自 FSSSR (2011)、SSCU (201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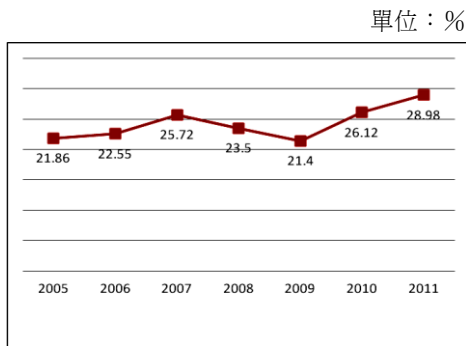
圖 1：烏克蘭與俄羅斯貿易總額

從出口方面來看，烏克蘭出口至俄羅斯的金額，從 1995 年的 66 億 1,700 萬美元，2000 年的 36 億 5,100 萬美元，而後增長至 2005 年的 78 億 1,900

萬美元，另於 2008 年更達到 162 億 5,400 萬美元的歷史新高，隨後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於 2009 年衰退至 91 億 3,100 萬美元，前（2010）年則恢復為 140 億 4,400 萬美元（FSSSR, 2011），去年更進一步增長至 198 億 1,962 萬美元（SSCU, 2012a）。至於進口方面，烏克蘭自俄國的進口金額，1995 年的進口額為 71 億 4,900 萬美元，而 2000 年的金額降為 50 億 2,400 萬美元，然而，2005 年倍增為 124 億 200 萬美元，近幾年的進口額則有顯著的提升，分別是 2008 年的 235 億 6,700 萬美元、2009 年為 138 億 3,600 萬美元，2010 年達到 231 億 4,300 萬美元（FSSSR, 2011），去年更增加至 291 億 3,220 萬美元（SSCU, 2012a）。再進一步探究雙邊的貿易餘額，烏克蘭係處於貿易逆差的情況，入超金額分別為 1995 年的 5 億 3,200 萬美元，2000 年擴大至 13 億 7,300 萬美元，2005 年更進一步擴增為 45 億 8,300 萬美元，2008 年則再增至 73 億 1,300 萬美元，2009 年的逆差額雖減為 47 億 500 萬美元，2010 年卻又增至 90 億 9,900 萬美元，2011 年更擴大為 93 億 1,258 萬美元。再就貿易結構來看，2010 年烏克蘭輸往俄國的前三大產品項目，依次為電車車頭、機械以及鐵鋼；至於烏克蘭從俄羅斯輸入的前三大產品品項，分別是礦物燃料、機械以及鐵鋼（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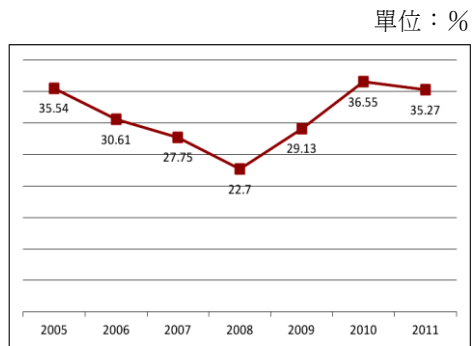
尤申科是從 2005 至 2009 年擔任總統，該時期烏國輸往俄國的貨物金額占烏出口總額的比例，⁹ 依次是 2005 年的 21.86%、2006 年的 22.55%、2007 年的 25.72%、2008 年的 23.50% 以及 2009 年 21.40%。然而，亞努科維奇於 2010 年接任總統，該年烏國輸往俄國市場的商品金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隨即攀升至 26.12%，而 2011 年更進一步躍升至 28.97%。從以上數據來看，尤氏擔任總統期間，烏克蘭出口對於俄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最高時達到出口額的四分之一（2007 年），最低時僅有五分之一的出口商品是輸往俄國。亞氏接掌總統之後，烏國對於俄國市場的出口依賴程度，則呈現加深的趨勢（參見圖 2）。

⁹ 烏克蘭對俄國市場的出口依賴，係根據 2005 至 2011 年間，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公布的「烏克蘭商品貿易」（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資料，加以計算彙整。



資料來源：計算自 SSCU(2012a; 2011a; 2010a; 2009a; 2008a; 2007a; 2006a)

圖 2：烏克蘭對俄國的出口依賴程度



資料來源：計算自 SSCU(2012a; 2011a; 2010a; 2009a; 2008a; 2007a; 2006a)

圖 3：烏克蘭對俄國的進口依賴程度

至於進口方面，尤申科總統時期，烏國從俄羅斯輸入的貨物金額，占烏進口總額的比重，¹⁰ 分別是 2005 年的 35.54%、2006 年的 30.61%、2007 年的 27.75%、2008 年的 22.70% 以及 2009 年 29.13%。但是亞努科維奇總統於 2010 年上任，該年進口的比重，即呈現增長，2010 年烏克蘭從俄國輸入的商品金額，占烏國進口總額的比重高達 36.55%，較 2009 年增長約七個百分點，而 2011 年所占的比重，亦達 35.27%（參見圖 3）。

肆、烏克蘭與俄羅斯的經濟交流

一、投資狀況

烏克蘭 2003 年的年度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金額，首次突破 10 億美元；再就歷年累積的金額來看，截至 2006 年年底，烏國累積的外人直接投資的金額為 212 億美元，若除以人口數，則每人平均的外人直接投資金額僅有 456 美元，不但遠低於匈牙利的 8,700 美元，亦少於俄羅斯的 1,293 美元 (Crane & Larrabee, 2007: 17)。其中，德國是最主要

¹⁰ 烏克蘭對俄國的進口依賴，係根據 2005 至 2011 年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公布的「烏克蘭商品貿易」資料，加以計算彙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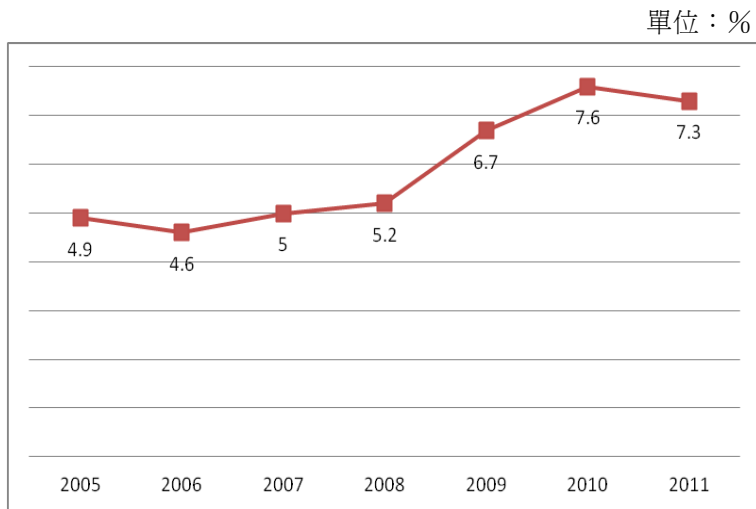
的投資來源國；賽普勒斯則位居第二位，但來自賽國的投資，實際上，卻是來自俄國與烏克蘭的資金，俄國的投資者透過賽國，再轉入烏國進行投資，會比直接從俄國匯入資金，更加容易。而烏克蘭的資本家，亦採取類似的模式，先匯出資金至賽普勒斯存放，而後觀察烏國的經濟狀況，再伺機而動，匯回本國進行投資。¹¹ 此外，俄羅斯、奧地利、英國、荷蘭及美國，均是主要的外資來源。自從 2006 年起，銀行業成了外資最有興趣的投資標的，據統計，烏國銀行業的資本總額，其五分之一是屬於外國投資者（Crane & Larrabee, 2007: 17-18）。

往前回溯尤申科主政的第一年，亦即 2005 年烏克蘭的外人直接投資金額為 163 億 7,520 萬美元，其中，來自俄國的資金為 7 億 9,970 萬美元，排名第六，所占的比重是 4.9%；¹² 接續的 2006 年，投入烏國的直接投資金額達 211 億 8,600 萬美元，而俄國所投入的金額為 9 億 8,080 萬美元，占總額的比例係 4.6%，排序則降至第七位；2007 年的總額達 294 億 8,940 萬美元，該年排名第六則是俄羅斯，金額為 14 億 6,220 萬美元，所占比重是 5.0%；接著，2008 年的投資總額係 357 億 2,340 萬美元，俄國仍是排第六位，投資額為 18 億 5,160 萬美元，占總額的比重是 5.2%；至於尤氏執政的最後一年，2009 年的投資總額則達 400 億 2,680 萬美元，俄資占 6.7%，金額為 26 億 7,460 萬美元，排序為第四名。總計尤氏主政的五年期間，俄羅斯投入烏克蘭的直接投資累計達 77 億 6,890 萬美元。

反觀亞努科維奇接任總統的 2010 年，該年外人直接投資額是 447 億 800 萬美元，俄國所投入的資金達 34 億 280 萬美元，排名第四，占總額的比例為 7.6%。而第二年，亦即 2011 年烏克蘭的外人直接投資金額為 493 億 6,230 萬美元，其中，來自俄國的直接投資金額是 35 億 9,450 萬美元，排名第四位，所占的比重為 7.3%；亞氏執政前兩年期間，俄國投入烏克蘭的直接投資之金額，已達 69 億 9,730 萬美元（參見圖 4）。

¹¹ 除了賽普勒斯之外，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亦是另一個俄國與烏克蘭「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的偏好地點。

¹² 2005 至 2011 年間，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直接投資，係整理自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發布的「烏克蘭的直接外人投資」（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Ukraine）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整理自 SSCU(2012b; 2011b; 2010b; 2009b; 2008b; 2007b; 2006b)

圖 4：俄羅斯占烏克蘭外人直接投資的比重

至於烏克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據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的資料顯示，自 2007 年迄今，¹³ 俄羅斯一直都是僅次於賽普勒斯，深受烏克蘭投資者青睞的投資對象。去年烏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 68 億 9800 萬美元，其首要的投資對象是賽普勒斯，投入金額達 63 億 4,210 萬美元，所占比重高達 91.9%；排名第二位則是俄國，投資金額為 2 億 3,650 萬美元，所占比例是 3.4%（SSCU, 2012c）。

二、油氣能源

烏克蘭國內消費的天然氣，高達 75% 的比例，係從俄國進口；另外，在石油方面，其比例更高達 80%（Molchanov, 2002: 235）。先就天然氣的部分來看，天然氣的價格常成為俄烏爭議的焦點。回溯至 2005 年 3 月，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提議調高賣給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從原先的每千立

¹³ 2007 至 2011 年間，烏克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及其金額，係依據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的「烏克蘭對外直接投資」（Direct Ukrainian Investment Abroad）資料，加以彙整。

方公尺 50 美元調升至 160 美元，而烏國執意維持原先的價格，直到當年的 12 月，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祭出「斷氣」的威脅，但烏國仍不同意漲價的方案，俄方則進一步提高價格至 230 美元，之後雙方談判破局，俄方遂於 2006 年 1 月 1 日切斷供氣（Mankoff, 2009: 252）。烏克蘭回應的方式，即是攔截輸往歐洲的天然氣，使之轉為烏國使用，經過數日的言詞交鋒，雙方最後於 1 月 4 日簽署協議，敲定的價格為 95 美元，並規定以現金支付（Mankoff, 2009: 253）。隨後，天然氣的價格逐年調高，2010 年的價格已達每千立方公尺 230 美元，今（2012）年更漲到 425 美元（Varfolomeyev, 2012）。除了價格的爭議之外，天然氣管線的過境費用是另一爭議焦點，做為管線輸送中繼國的基輔當局，主張俄國應支付更高的管線過境費。早在 2000 年時，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即提議建設一條繞過烏克蘭和波蘭的新管線，藉以擺脫烏克蘭在管線過境費用的糾纏（Mankoff, 2009: 252）。¹⁴

再就石油的部分來看，雖然烏克蘭的原油主要是進口自俄國，但其擁有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煉油業。然而，受到俄國 1998 年金融危機的波及，使得烏克蘭的煉油廠於 1999 年不得不接受俄國石油公司所提「債務抵換股權」（debt-for-shares）的協議。據估計，2002 年時，烏國境內的 8 家煉油廠，前六大廠家已被俄國的石油公司接掌，烏國 2003 年的煉油量，其中的 90% 是產自俄資的煉油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輔當局允許俄資投入的項目，不僅是提煉原油，生產各類成品油，尚包括投入銷售鏈，例如設立加油站，換言之，俄國石油公司可於烏國建立垂直整合的產業鏈。在投入烏國煉油業的俄資中，規模最大的投資者，蓋屬魯克（Lukoil）石油公司，不但擁有敖得薩（Odessa）煉油廠，尚擁有遍布烏國全境的加油站（Balmaceda, 2006: 71）。

烏克蘭的國家領導人針對該國依賴俄國能源的情況，除了嘗試尋求油氣來源的多元化外，並催生及參與其他油氣管線的建構，譬如，倡議建造從裏海至歐洲的石油管線，且該管線最好能過境烏國，再輸往其他歐洲國

¹⁴ 後來俄羅斯與德國協議建造「北溪」（Nord Stream）天然氣管線，直接從俄國維堡（Vyborg），經波羅的海，連接德國東北部的港口城市格列夫斯瓦爾得（Greifswald）。

家。¹⁵

三、經濟整合

烏克蘭國內存在親俄與親西方的兩股勢力，在經貿議題上，兩派的旗幟相當鮮明，親俄派主張加入俄國所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例如參與「共同經濟空間」(Common Economic Space) 等區域組織；然而，親西方派則以加入歐盟為職志。針對加入共同經濟空間的議題，烏國總統庫奇馬曾表贊同該倡議，隨後烏國的外交部、經濟部及法務部共同於 2003 年 9 月 12 日簽署文件聲明，表達烏國加入共同經濟空間及其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Zone) 的意願。然而，反對加入共同經濟空間的人士，則祭出烏國憲法第八條的條文，渠等認為共同經濟空間條約有違上述條文之虞 (Semeni, 2007: 124)。

親西方派期望藉由引入歐盟的力量，抗衡俄國之勢力 (Lambroschini, 2011: 1)，主張儘快與歐盟簽訂相關的合作協議，諸如『深化暨全面的自由貿易區協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 DCFTA*)，簽訂協議之後，可望降低雙邊工業產品及部分農產品的進出口關稅，並有助於改善烏國的法規制度，提升相關規範至歐盟的水準 (Shumylo-Tapiola, 2011: 6)¹⁶。

伍、俄國運用經濟槓桿影響烏克蘭

俄國企圖運用經濟槓桿 (林碧炤, 1988: 19)，改變烏克蘭的政策選項。具體而言，莫斯科一方面以經濟誘因，驅使基輔當局選擇有利於俄方的政策；另一方面，則以經濟制裁為手段，脅迫基輔放棄或變更不利於俄方的

¹⁵ 為達成能源進口來源多元化的目標，即使必須支付較高的購買價格，亦在所不惜。舉例而言，購買土庫曼天然氣，相較於從俄國進口的價格，每千立方公尺須多支付 10 美元 (Molchanov, 2002: 238-39)。

¹⁶ 具體而言，DCFTA 協議的簽訂，除了有助於移除烏國與歐盟之間的非關稅障礙，並可完善烏國的政府採購法規。

政策。換言之，克里姆林宮當局係「紅蘿蔔與棍棒」並用，左右烏克蘭的政策走向。

隨著 1991 年蘇聯的瓦解，削弱俄羅斯的對外影響力。但普欽於 2000 年就任總統後，提出恢復大國地位的主張，加上俄國經濟的復甦，使得俄國的對外政策，展現與葉爾欽時期的不同樣貌。與此同時，普欽的務實外交，亦運用在經營與烏克蘭的關係，善於運用經濟的槓桿；克里姆林宮察覺，1990 年代輸往基輔的天然氣，雖以較低的優惠價格賣給烏國，然而，卻無法獲得等質的政治回報，因此，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改變作法，不再允諾烏方積欠款項。換言之，倘若現金不足，則改以石油煉解廠或相關企業的股權，做為支付 (Yekelchuk, 2007: 212)。2003 至 2004 年間，普欽總統對烏國採取一系列的舉措，藉以增強對烏國的影響力道，諸如，給予烏國關稅減讓及貿易優惠，並提供特定政黨或候選人選舉經費 (Aslund, 2009: 263)。此外，普欽總統於 2003 年 1 月前往基輔訪問，藉此提升兩國的高層互動之外，並為在烏克蘭舉辦的「俄國年」系列活動，揭開序幕，以此擴大俄國在烏國的文化軟實力 (Kuzio, 2007: 91)。

尤其到了 2004 年，莫斯科更為積極介入烏克蘭的內部事務 (Mankoff, 2009: 247)。普欽的第二任總統任期於 2004 年 5 月開始，當年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2005 年 1 月由親西方的尤申科擔任總統，正當尤申科總統亟欲投入西方陣營之際，俄方旋即提高天然氣價格，甚至切斷天然氣供應，以為警告。2005 年年底，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遂要求賣給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由當初的每千立方公尺 50 美元，提高至當時國際市場的價格 230 美元 (Woehrel, 2008: 8)。整體而言，在此階段，俄國對烏國採取四項棍棒措施，其一是，以調高天然氣的價格做為威脅。其二是，針對從烏國進口的商品，實施抵制。其三是，形塑輿論鼓動民粹，引發克里米亞半島及黑海艦隊的歸屬爭議。其四是，批判烏國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舉動 (Aslund, 2009: 263)。

相對而言，現任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於就職後，表示烏國不會積極地尋求加入北約，俄烏關係隨即增溫，俄國表達調降天然氣價格 30%，以示善

意。再者，莫斯科為回報烏國同意延長俄國黑海艦隊於克里米亞半島史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 基地的租期，¹⁷ 於 2010 年 4 月同意調降天然氣價格，降幅達每千立方公尺 100 美元 (Varfolomeyev, 2012)。

除此之外，在區域經濟整合方面，由俄羅斯主導，白俄羅斯及哈薩克共同參與的三國關稅同盟，莫斯科力邀基輔加入該組織 (Shumylo-Tapiola, 2011: 5)，¹⁸ 而俄羅斯提出的條件，就是採取其慣用的經濟誘因，亦即以天然氣的價格折扣為籌碼，交換烏國加入關稅同盟。根據俄國的估算，一旦烏克蘭加入關稅同盟，除了享有優惠的能源價格，¹⁹ 並可增加對關稅同盟會員國的出口，預估烏國每年可多增 40 到 90 億美元 (Shumylo-Tapiola, 2011: 5)。整體來看，俄羅斯的政策帶有濃厚的現實政治 (realpolitik) 色彩，透過經濟施壓、恫嚇、甚至是介入內政等方式，影響烏國的決策，使之符合俄國的利益 (Mankoff, 2009: 247)。

陸、結語

整體而言，立場較為親俄的亞努科維奇自 2010 年接掌總統之後，烏國對於俄國市場的出口依賴程度，呈現逐年加深的趨勢；另一方面，俄國對烏克蘭的直接投資，亦呈現增長的態勢；總體觀之，烏克蘭面對俄國經濟力的全面穿透，不論在貿易、商業以及能源等層面，均可看到俄國資本的蹤跡。再者，俄羅斯所運用的經濟槓桿，係紅蘿蔔與棍棒並用，俄國一方面以經貿誘因，強化與烏克蘭關係；另一方面卻以能源箝制烏克蘭，譬如克里姆林宮多次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爭議，甚至切斷天然氣供應。俄國積極

¹⁷ 新的租期長達 25 年，將從 2017 年至 2042 年。

¹⁸ 三國關稅同盟係於 2010 年 1 月開始適用共同的關稅，三國隨後成立委員會，按照協議，委員會開會進行議決時，俄國擁有 57% 的投票權，另外，白俄羅斯及哈薩克各具有 21.5% 的投票權。至於關稅收入則撥入專帳，其分配的比例，分別是俄國 87.97%，其次是哈薩克 7.33%，分得最少的則是白俄羅斯 4.70%。再者，除烏克蘭外，俄國亦希望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能陸續加入該關稅同盟。

¹⁹ 由於免除石油出口稅，再加上調降天然氣價格，兩項加總，烏國每年約可節省 50 至 60 億美元的支出。

運用經濟槓桿，影響烏國政策選項的主要考量有二，首先是，克里姆林宮企圖牽制烏國轉向北約的意向與進程，若以地緣戰略的角度而論，俄國西連烏克蘭，因此，烏國加入北約與否，攸關俄國的國家安全與戰略佈局。其次是，莫斯科試圖利誘烏國加入三國關稅同盟，使得烏國經濟嵌入俄國主導的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促使烏國往後的經貿發展，必須仰賴俄國的供輸。

最後，本文嘗試將焦點拉回台灣，從經貿的角度而言，台灣和烏克蘭分別與經濟相對強勢的中、俄為鄰；就出口指標來看，在 2011 年我國對中國（含香港）的出口金額為 1,240 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 40.24%（經濟部，2012），因此，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更甚於烏國對俄國的依賴（28.97%）。雖然，就進口數據來看，去年我國自中國（含香港）進口的金額是 453 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比例為 16.09%（經濟部，2012），低於烏克蘭對俄國的進口依賴（35.27%）。然而，就貿易總額來看，如同俄國對於烏克蘭一般，中國已成為我國最主要的貿易對象。針對烏克蘭與俄羅斯經貿關係之發展，其中有一點是值得我國引以為鑒，由於能源牽動國家安全與經濟的穩定，具有重要的戰略意涵，因此，我國的能源進口來源，不應仰賴單一國家，否則就可能面臨類似烏國的處境，受制於俄國的能源箝制。另有一點值得我國參考，亦即烏國審慎面對區域經濟整合之倡議。縱使，俄國透過各種威脅與利誘的手段，拉攏基輔加入三國關稅同盟，迄今基輔當局仍是謹慎待之，甚至提出「三國加一」模式，以為回應，換言之，烏國不加入該關稅同盟，然而，期望與此三國關稅同盟，維持經貿合作的關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烏國嘗試導入歐盟的勢力，並試圖先與歐盟簽訂經貿合作協議，如此一來，除了可藉此平衡俄國的經濟勢力，更可避免烏國經濟的未來，鎖進俄國市場。

參考文獻

- Kiktenko, Viktor O. (魏百谷譯), 2007。〈2007 年烏克蘭政治危機：歷史、政治與公眾觀點〉《國際關係學報》24 期，頁 157-64。
- 林碧炤，1988。〈經濟外交的理論與實際（下）〉《問題與研究》28 卷 2 期，頁 12-31。
- 經濟部（編），2012。《中華民國貿易統計重要參考指標》（<http://www.trade.gov.tw/Files/Doc/101年6月份貿易統計重要參考指標.pdf>）（2012/07/12）。
- Aslund, Anders. 2009. *How Ukraine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almaceda, Margarita M. 2006. “Russian Energy Companies in the New Eastern Europe,” in Andreas Wenger, Jeronim Perovic and Robert W. Orttung, eds. *Russian Business Power*, pp. 67-87. New York: Routledge.
- Crane, Keith, and F. Stephen Larrabee. 2007. *Encouraging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krain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of Russia. 2011. “Torgovlya v Rossii (Trade in Russia).” (http://www.gks.ru/bgd/regl/b11_58/IssWWW.exe/Stg/d2/06-08.htm) (2012/6/15)
- GUUAM. 2012. “General Information.” (<http://www.guam.org/general/browse.html>) (2012/7/07)
-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12. “Trade Statistic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 (http://www.trademap.org/countrymap/Bilateral_TS.aspx) (2012/7/02)
- Lambroschini, Sophie. 2011. “Ukraine-Falling Prey to Russian Economic ‘Colonisation’?” *European Issues*, No. 217 (http://www.robert-schuman.eu/doc/questions_europe/qe-217-en.pdf) (2012/7/10)
- Kohut, Zenon E., Bohdan Y. Nebesio and Myroslav Yurkevich. 2010. *The A to Z of Ukraine*.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 Kuzio, Taras. 2007. *Ukraine - Crimea - Russia: Triangle of Conflict*. Stuttgart: ibidem-Verlag.
- Mankoff, Jeffrey. 2009.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MID Rossi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7. “Obzor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 (Survey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mid.ru/ns-osndoc.nsf/0e9272bfa34209743256c630042d1a/d925d1dd235d3ec7c32573060039aea4?OpenDocument>) (2012/7/4)

- MID Rossii. 2012. "Rossiya-Ukraina (Russia-Ukraine)" (<http://www.mid.ru/bdomp/ns-rsng.nsf/strana!OpenView&Start=1&Count=30&Expand=10#10>) (2012/7/2)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Ukraine. 2012. "Geographical Location." (<http://www.mfa.gov.ua/mfa/en/publication/content/375.htm>) (2012/7/6)
- Molchanov, Mikhail A. 2002.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Semeniy, Oleksiy. 2007. "Ukraine's European Policy as an Alternative Choice-Achievements, Mistakes and Prospects," in Stephen Velychenko, ed. *Ukraine, the EU and Russia*, pp. 123-3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humylo-Tapiola, Olga. 2011. "Ukraine and Russia: Ever Closer Neighbors?" *Policy Outlook*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ukraine_russia_2.pdf) (2012/7/8)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2a.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2011."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2b.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11)."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2c. "Direct Ukrainia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abroad, by country (2011)."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7)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1a.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2010."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1b.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10)."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1c. "Direct Ukrainia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abroad, by country (2010)."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7)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0a.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2009."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0b.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09)."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0c. "Direct Ukrainia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abroad, by country (2009)."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7)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9a.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2008."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9b.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08)."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9c. "Direct Ukrainia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08)."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capital) abroad, by country (2008).”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7)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8a.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2007.”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8b.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07).”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8c. “Direct Ukrainia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abroad, by country (2007).”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7)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7a.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2006.”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7b.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06).”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6a. “Ukraine’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2005.”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6b.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quity capital) in Ukraine (2005).” (<http://www.ukrstat.gov.ua/>) (2012/5/25)
- Subtelny, Orest. 2009. *Ukraine: A History*, 4th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Varfolomeyev, Oleg. 2012. “Ukraine Insists on Russian Gas Import Cut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9, No. 130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9605) (2012/09/5)
- Woehrel, Steven. 2008. “Russian Energy Policy toward Neighboring Countri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2. “Ukraine.”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UA>) (2012/7/5)
- Yekelchuk, Serhy. 2007.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in Ukrainian-Russia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ai-Ku We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Ukraine's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 is not only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for Ukrainian foreign trade, but also the main source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Ukrainian economy. As one of the world's main exporter of natural gas, Russia uses energy as a tool to impact up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Ukraine.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carrots and sticks are two tools used by Russia when it engages in economic leverage with Ukraine.

Keywords: Ukrainian-Russian relations, economic leverage, Ukraine, Russia